

二零二四年

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小說組 優異獎

〈像我這樣的一個男子〉

吳蓮欣

前景提要：戲仿香港作家西西的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，以男性視角展開敘述。

像我這樣的一個男子，其實是不適宜和任何女孩戀愛的。當我第一次見到冬時，我就知道了她的身份，她的名字就像她的職業那樣，充滿寂靜的雪白。我深知，她見我的第一眼就愛上了我——瞬時捕捉為自己亮起的目光，是身為男人的某種天賦。像我這樣的一個男子，本不該在知道對方對我愛慕時發生靠近關係的邀請，但我看到那慘白的雙手和面容時，我覺得自己內心澆滅的火又重新添上了柴著，自那以後，我好像得了場病，我會對一切色彩視為目障，白色，是我唯一能夠放憩靈魂的空地。她在我對面坐下，說我的頭髮比以前更短，我說以前是特立獨行的藝術家，是毛頭小子。我們聊了聊以前高中的班級、校門口那棵隨即砸出肩上血坑的木棉花，多像啊，從一開始，我們就和久違重逢的老同學一樣，上演一段兜轉半生還是你的青春戲碼，其實我們連對方的名字都沒有印象，冬問我還做

# 二零二四年

#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藝術家嗎，我說我心中的藝術已經死了，現在在一家律所做律師，我問她在做什麼，她喘了口氣，將自己枯白的手交握纏緊，咬著唇，透出一些違和的紅潤，回答自己是給人化妝的。我看她回避得自然，便稱讚她的職業多麼浪漫。她有些不好意思，既怕我誤解，又怕我揭開真相的面紗，委婉地說自己每個週末都很忙。我們就像兩隻夜間雲手，把話來回推捏，誰也不說謊，誰也不說事實真相。所以我說一般人選日子確實喜歡在節假日，人多，熱鬧。她沈默地點頭。其實自那之後，我見過很多她這樣的人，他們有一雙女媧降世的手，能夠修飾一切醜陋，還以世人最初的美妙容顏，甚至是已經破碎的臉，都能檢回一隻眼睛、半個鼻子，填上白玫瑰作為貼面，不至於進棺還是一張可怖乾癟的屍面。或許是將美麗都給了他人，或許是見過太多粉面，我從未看他們化妝，在妝容精緻的都市女人之間，他們總不一樣，用最真實的素顏面見世界。

當我發出邀請，一起到遠方探望老同學時，事情已經脫離我能控制的範圍。那天的汽車一路馳行，風獵獵地拍了兩個巴掌在我臉上，許是副駕駛上的她時不時投來炙熱眼神，我一邊享受這樣久違的燦爛暖度，一邊發自內心地譴責自己。老同學對我們展開熱情招待，把寄放在他那許久的畫冊交給我，問我現在還去釣魚嗎，我說不了，我已經離開岸邊兩年多，他

二零二四年

#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又問冬現在做什麼，比從前更瘦，也更白了，一定是坐辦公室的工作吧。冬回答自己是一名化妝師，然後悄悄地瞥了我一眼。她總覺得自己把我蒙在鼓裏，當我提及她身上的氣味獨特時，她眼裡氤氳出微妙的情緒，眉眼垂看地上的金魚瓷磚。我們在老同學家度過了美妙的下午，讓我暫時遺忘一些煩惱。臨走時，他們看我把那本巨幅畫冊放進車後備箱，老同學問我這本從外地訂製而來的畫冊究竟是哪位名家的作品，我別開他探究的目光，冬卻替我轉開話題，說等下從離河那條路開吧，她需要去買新的化妝刷。我在心裡輕輕地笑，她回答老同學的好奇，卻也扭頭上下打量。我們從離河開往市區，冬沒有問我，我也沒有回答，繼續保持該有的神秘。後視鏡裏倒退的河，縮成太陽長焦距的黑點，好像因為有她，很多事情離我越來越遙遠，在電影院裡，面對她喜慕的神色，便問她是不是喜歡我，她急切熱烈地回應，沒有否認，好像說出口的話就能一錘定音，讓我沒有拒絕的理由，所以我們順理成章地在一起了，我說我喜歡你的素顏。

我們像其他情侶那樣到公園散步、到咖啡館約會，卻沒有肉體上更多的靠近，我們最親密的距離不過是她隔著我的衣袖，挽住我的手肘，我感受她手掌起伏的熱度。她時常擔憂，推拒自己的雙手向我靠近，我明白那並非是不喜歡，她或許是在想自己這雙手撈過無數冥河的水，不該觸碰到

# 二零二四年

#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愛人的肩頭。這就是事事以愛人為先的少女，她是不明白的，總帶著特有濾鏡將我裝裱掛在心上，以為我是一名紳士。實則我也感到輕鬆，因為對我來說，我恰好並不適應異性的接近。我向她提起，我想去看看她的工作，想看看她是如何運用自己那雙白到透明的手為世人剪妝，化腐朽為神奇，她推卻了好幾次，最後還是接受了我的請求，說下週日帶我看看。我帶了一大束百合給她，她接過花的表情複雜，像是裝出來的驚喜，說非常喜愛。在車上她一路難以啓齒，幾番糾結想要下車，卻又不能規避事實的真相。她小心翼翼地問我是否可以接受時，我定定點頭，說下車吧。

我又一次來到了殯儀館，她穿上我平日誇讚的白衣服，戴上口罩，告訴我，要是害怕的話現在可以離開，我平靜的表情讓她倍感震驚，好像此刻躺在棺板上等待遺容化妝的人是我。冬掀開聖潔的白布，屍臭被沖爛在鼻腔，這一次她是為車禍而死的年輕男孩整理遺妝，我站在角落裏看著頭頂手術燈光落在冬的身上，她如神祇降臨，拭淨血容，打上一劑我不知名的針，面部就像氣球一樣鼓起來，她用修容盤填補細小凹陷，又在半顆頭後縫綴假髮，我為她那雙手深深著迷。她熟練地做完這些，轉頭看向我，我的表情仍未鬆動，沈浸在往事裏，她卻高興地朝我跑來，給了我一個猝不及防的擁抱，我怔在原地，然後輕輕推開，我還是不能接受這麼近的距

二零二四年

#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離，她的眼裏熱淚盈眶，她說我是她見到的第一個沒有大吵大鬧尖叫拋開的男人，也是第一個窺探到她真實職業環境的人，我是上天賜給她的禮物。當冬迫不及待想拉我回家見家長時，我說下週我們再去約一次會吧，去離河釣魚。她自然欣喜，準備查閱需要哪些漁具，我說我都有，你來就好。她再一次為我的體貼入微而傾心，像我這樣的一個男人，確實很難不讓女人動心。

那是個微雨的週日，我已經提前來到了河邊，沒有一點陽光的河水在我凝視下波濤洶湧，水的底部是魚群的深淵。這是我見冬第一次化妝，粉底均鋪在臉上，蓋住原來鼻翼兩側的一些雀斑，眉毛和口脂都認真畫過，透著明媚的鮮活。她確實打扮得很漂亮，穿來一件春天顏色的裙子，梨黃裙擺跑動成波浪摺皺。真是差點沒認出來，我笑著說。她用蒼白的手摸了摸自己的髮額，有些害羞，說這是第一次化妝，他們這樣的職業，本來應該是到最後一刻才會願意在臉上塗抹。我抽了一根清煙，沒有回答。冬看我抽完兩根煙就拿竿子繫上魚餌往水裏丟，她不會釣魚，只在旁邊看著我，我說我已經很久沒有釣魚了，這是兩年多來第一次，她說看我的動作還是很熟練，我問她還記得這本畫冊嗎，她說當然，第一次見這麼大的畫冊。這一次她開始問了，問那本畫冊究竟是什麼物件？我說是畫冊裏都是同一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個人的圖像。我回頭看她不解的表情，把腳邊的畫冊遞給她，說，我和你講一個故事吧。

其實這個故事已經很遙遠了，如果從十年前說起，那是一個剛學會釣魚的男孩，剛纏上魚餌就往河裏扔，結果發現打到了一個硬實的物件，再往扒欄杆看去，原來是有人在河裏，剛開始以為是死了，嚇得喊人來撈屍體，剛叫喚一嗓子時，河裏的人游動起來，上了岸，他是一個和釣魚者差不多年紀大的男孩，男孩往地上甩了一頭水，笑嘻嘻說自己剛才在抱膝蓋練習擲水，被不明物體擊殺，差點命喪河中。釣魚者不好意思，直言自己第一次釣魚，男孩說自己是釣魚好手，找到知己般地要教他釣魚，先避開河裏的花蓮，還要對竿尖時刻保持靈敏，那天的夜來得遲了一些，黃昏餘韻倒進整條波光粼粼的河中，映在身後男孩笑起來的酒窩裏。

他們是好朋友嗎？冬問。

我毫不猶豫地搖頭。男孩是個很厲害的美術生，眼睛就是長鏡頭相機，能夠很快速寫出看到的一切，比如在釣魚者釣上第一條魚時，他只用了幾分鐘就畫下釣魚者驚喜到一展白牙的表情。他們發生了許多故事，成為不被世俗認可的戀人，他的畫冊裏收藏了愛人的每一個樣子，生氣鬱悶的、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憤怒無言的、心潮雀躍的……男孩說自己差點在那條河裏自殺，是釣魚者如天神降臨，救贖了他。可是後來男孩還是死了，死於一場貨車追尾的禍事裏，男孩被撞得支離破碎，頭顱直接被碾斷，四肢各自被沖到馬路四方，找了很多家做白事的人，都沒敢收，後來花了大錢，請了殯儀館的化妝師，那人面對這樣的死相也嘔吐好幾次，但好在有一雙巧手，縫好軀體、穿戴衣褲，才算正了身，而殘缺的大半張面龐用白玫瑰填飾，家人們見到這樣的遺容才能夠有儀式感地悲慟大哭。釣魚者後來再也沒能喜歡上其他人，他的心已經隨著那場車禍裏的人一起死去了，所以像釣魚者這樣的一個男子，是不適宜和任何女孩戀愛的。

我說，故事差不多講完了。

冬打開畫冊，掉出來一張畫片，和她面前的人重合。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## 評語

向西西〈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〉致敬之作，多種細節與西西的作品形成互文的映照。結局出人意料，頗有心思。

—何杏楓教授

小說以西西的〈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〉作為互涉文本，以男性觀點寫出對於女朋友的想像，是性別敘事，與西西的故事呼應，也是後續，形成一個跨文本。小說結局峰迴路轉，道出敘事者內心隱藏的秘密：未能忘懷早年的一個男性朋友。

—譚國根教授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